

「師父與我」三則

釋覺冠

佛教學系 教授

(一) 我的師父是個有情有義的人。

在我還是在家衆在佛學院讀書的時候，從事司法工作的父親因為這個因緣，願意發心到常住來擔任法律顧問。豈料，願心還未及付諸實現，父親就生病了。此後重症纏身，沉痾難起，直至往生，父親的諾言始終未能兌現。但在他奉安佛光山萬壽園當天，師父卻特地到萬壽園來跟他上香。他們二人其實緣慳一面，雖然父親從未能對常住有過實際的付出，但師父感念父親曾經的一念發心，是佛光的有緣人，有情有義的來到了靈前，這柱清香的恩德，常存我心！

失去了生身之父，然而何其有幸，我又得到一位慈悲的法身之父！皈依師父座下親近學習近三十年，我始終覺得，是因為遇見了佛教、跟對了師父，我的生命在輪迴的長夜裡才燃起了光；若不是因為歸命佛教、親近恩師，我的靈魂將繼續漂泊……。

(二) 師父一生重視教育，總是想方設法栽培弟子。

2004年，承師父慈悲、常住成就，送我到大陸留學。記得將赴上海之際，臨行前去跟師父告假，師父關切的問我錢夠不夠用，師父說：「如果沒有錢，就跟經舍（非「精舍」）借，我再幫你還。」普門經舍是佛光山的道場，是當時佛光山在上海唯一的據點，但與學校距離相當地遠，為了節省交通往返時間，我並不在經舍掛單。師父對我說：「週末可以回來！」隨即並加了一句：「任何時候，想回來就回來。」遠在異地他鄉，天寒地凍挑燈夜讀時，每每想到師父

對我的關愛之情，心中就覺得無比溫暖，也深感肩負重任，勉勵自己要儘早完成學業，儘快投入「人間佛教」弘法行列，爲我「人生三百歲」慈悲辛勞的師父稍稍地分憂解勞。

（三）給人因緣

師父永遠都樂於給人「因緣」。他說：「在衆多的善法當中，沒有比『給人因緣』更爲重要了。」

包括興辦佛光大學，我以爲也給了全校教職員師生有各式各樣的好因好緣。個人有緣在此神聖的學術殿堂任職，是漫漫修行路中另一個學習的環節，也是人間佛教另一種弘化的形式。出家畢竟不易，能以一個僧衆的身份站在高等教育的學術殿堂，高聲宣講著佛陀神聖的教法，這是何其有幸之事，而這所有的一切，都要感念師父上人慈悲的成就！

寒暑假回山銷假時，師父會關心的詢問我目前開了什麼課，也會指導我如何講課教學，尤其在編輯《全集》期間，師父曾在一個夏天的午後，單獨對我講解「空性」的實相法，耐心的指導我如何修訂舊有文稿。細數點滴，回憶無限，飲水思源，難忘師恩。

像我這樣一個情執重的「有情衆生」，確是多次有感於師父上人之「情」，才讓我的道心、菩提心能逐漸堅定。如今師父化世緣盡，道成圓寂，我願能延續這份「人間未了情」。師父曾期勉佛光大學教師及學子們——「佛光照耀聖賢路，大學廣開狀元門」，我會「依教奉行」，全身心安住於目前的教育工作上發心向前，願「爲佛教培養人才」而做永不休止的努力，期能報昊天罔極師恩於千萬億分之一！